

第四章 皇帝賜婚眾人驚

夜裡下了陣雨，花瓣樹葉落了滿地，夏日的暑氣也被沖散不少。

姜武墨開了窗戶，坐在榻上閉目養神。

一年了，蔣氏因病去世將滿一年，有心人又開始盤算他的親事。

一年很短，對青春的少年、姑娘卻足以發生很多事情。魏清馨去年中秋及笄，繼母魏李氏親自上京主持她的及笄禮，周老太太大吃一驚，但多少有些安慰，女子嫁人後也不能沒有娘家嘛！誰知有更大的驚嚇在後頭，遠在江蘇常州的魏居正已作主為嫡長女訂下親事，將魏清馨許配給榮國公世子霍璞。

周老太太大怒，周定山惱了，魏清馨養在周府多年，她的親事居然不向他們打聲招呼？何況霍璞根本不是良人！

周老太太怒不可遏，「誰家祖墳埋錯了地方，才和他們家聯姻！」

雙方起了爭執，幾乎要撕破臉。

小姜氏的目光清澈如靜湖，輕聲道：「不如問問馨兒自己？」

魏清馨一臉清高，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聽爹娘的。」她暗中得知榮國公夫人曾派官媒來求娶，外祖母不允，老人家看好江平堯會中舉。但即使江平堯有朝一日進士出身，像她爹一樣辛苦多年仍是七品知縣，文官升遷慢，多少文官以五品郎中、四品知府告老致仕，而榮國公夫人可是正一品誥命。

周老太太很傷心，她親自養大的外孫女不跟她一條心，她老人家會害她嗎？

秋闈時，江平堯發憤圖強，得第二名亞元。

清河郡江家老爺子太開心了，修書一封為江平堯求娶周雲溪，周家經過一番考量，應允了這樁親事，江平堯的爹娘、大伯一家子浩浩蕩蕩來下聘。

想到這裡，姜武墨的唇邊綻開一絲冷冽的笑意。祖母和娘親失算了吧！挾著撫養小姜氏一場的恩情想將周雲溪留給他做填房，姑丈周定山又不是吃素的，為了小兒子周雲陽日後要走文官之路，就不會將周雲溪許給勳貴之家。

若非想要一個嫡子，姜武墨真不想再成親了。

在書房伺候的淡夏，奉上一盞生津解暑的青梅湯，他一飲而盡。

淡夏托著別紅蓮瓣紋圓盤立在一旁，如碧竹盈盈，身量勻稱，相貌姣好。

她低眉順目，見他放下印白釉青瓷菊梅小碗，悄沒聲息的收拾好，又換了一盞溫熱的茶水，是山泉水煮沸了的，姜武墨喜歡喝白水，聽說是小姜氏未嫁前在侯府生活的習慣之一，姜武墨很喜歡血緣淡薄的小姑姑。

今年春闈，江平堯中了二甲第四十八名，考上庶吉士，在刑部觀政，他與周雲溪的婚事也提上日程，訂於十月十日成親。江家已在京城買了一處二進宅院，周家給周雲溪準備了商鋪、田莊、傢俱、良田百畝、金銀首飾……姜老夫人和長興侯夫人楊氏即使心有不悅或遺憾，表面工夫依然到位，開始商量要拿什麼添妝。

姜武墨暗暗鬆了一口氣，他就怕祖母倚老賣老又出什麼幺蛾子。

周雲溪許配給江平堯是郎才女貌、門當戶對，也是各取所需。江平堯要在官場立足，需要周家在京城的勢力和周雲溪的財力，而周雲溪作為官眷，更能夠保護自己名下的產業，夫君上進，娘家可靠，對周雲溪而言是最好的選擇。

較之魏清馨嫁入榮國公府當世子夫人，姜武墨只能嗤之以鼻。高門是那麼好攀的？周老太太乃書香門第出身，獨自撫養兒子長大，治家有方，子孫成器，家風清正，是個腦袋清楚的老太太，倘若霍璞是個好的，怎會不答應？

十幾歲的姑娘年輕識淺，一是相信親生父親不會害了自己，二是被未來的「一品夫人」的虛榮迷花了眼，加上霍璞是唯一子嗣，沒人爭家產，多美好的親事！但，也要有家產可爭啊！

腦子果然是個好東西，決定了優勝劣敗。

姜武墨儘管心裡不屑，臉上的表情依然淡漠，誰也看不出來他心聲這麼豐富。要用午膳時，兩名年輕男子走進來。

「大哥，我來蹭飯。」一母同胞的二爺姜鴻文，直接向淡夏點菜，「天氣太熱，爺要吃荷葉粥、綠豆粥，配上泡椒竹筍、香辣八寶菜、肉餡豆腐包、蘆筍小炒肉、菠菜炒雞蛋，其他的隨意。還是老三想添點什麼？」

「夠了，夠了。」庶出的三爺姜立和忙道。他才二十歲，剛成親兩年，原本不通庶務，妻子許氏在耳旁說多了，也明白二嫂杜氏幫忙管家，肯定撈了不少油水，二哥好好一位秀才也變得財大氣粗起來，說話口氣都不一樣了。

姜武墨揮手讓淡夏下去置辦酒菜。

姜鴻文挑一挑眉，「大哥，你想妥當了？淡夏貌美機靈，很會伺候人，雖是小家碧玉，倒也楚楚動人，大哥捨不得讓她出府吧？」

姜武墨長眉一揚，「你一個爺們關心一個丫頭做什麼？」

「就是問問，她那個失蹤多年的爹突然衣錦還鄉，她爹娘想贖她回去不是嗎？」

「是二弟妹告訴你的？你以前從來不為瑣碎俗務煩心，嫌俗氣，一心為你的科舉大業而手不釋卷，十八歲考中秀才，給爹娘爭氣。可如今……」

姜鴻文微微一怔，姜武墨卻搖搖頭不再往下說。

姜立和也覺得二哥這兩年變化很大，認同的點了點頭。

姜武墨不在意弟妹幫母親管家撈點好處，但胃口養大了，把手伸到他院子裡來，就令人厭惡。大伯不好訓斥弟妹，管教弟弟卻理所當然。

「咱們三兄弟，二弟最有讀書的天分，爹指望你中舉中進士，改換門楣，別教人說咱們一屋子全是莽夫。」姜武墨一點也不莽夫的溫雅笑道：「本來，二叔家的停雲也是讀書的好苗子，但不是分家了嗎？雖然停雲和二嬸還在府裡住著，但早晚都會出府自立門戶，咱們大房還是要出一位讀書人才好。」

姜鴻文辯道：「大哥，我一直沒落下功課。」到底沒敢大聲，秋闈落榜是事實。自家富貴，從小有名師啟蒙教導，京郊的白鶴書院也讀得起，起點比那些寒門學子高得多，可是去年秋闈，許多看似不如他的同窗中舉，而他卻落榜了。

他明白，自己不如過去那樣專心讀書了。

杜氏接連為他生了兩個兒子，他驕傲得尾巴都要翹起來。從小他就明白自己不可能贏過大哥，大哥再沒出息也是板上釘釘的世子爺，何況大哥很出息，簡直是父親的翻版，似一座難以跨越的高山。聰明如他，懶得橫跨高山，另走蹊徑，苦讀四書五經，攻詩畫琴棋、品酒賞花，做一個名士，而且是有功名的才子。

他想像自己的未來是皇帝的股肱之臣，縱橫官場，但從什麼時候起，杜氏在他耳旁叨唸家中瑣事，他不覺得煩，反而聽得津津有味？

就因為她生了兩個兒子，讓他狠狠壓過大哥一次？

姜鴻文不由得打了個機靈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，他怎麼忘了聖人之言？

「養」之一字，意為相處。女子對於丈夫，小人對於君子，都是難以相處的。杜氏與他相處得好，是他不介意聽她叨叨絮絮，莫非是他被同化了，成了喜歡計較柴米油鹽的婆婆媽媽之輩？

「二弟倘若不忘青雲之志，多待在前院書齋，少摻和後宅瑣事。」姜武墨語重心長道：「可惜三弟讀書天分不如你，不然倒也隨你了。」

姜立和一臉愧意，「我多羨慕二哥有文曲星護佑。」從小他就知道，跟著大哥有肉吃，跟著二哥喝稀粥。

姜鴻文眸中一亮，嘴角已經有了笑容。是呵，唯有文官能夠入閣拜相，或許有朝一日，他的名字會寫在姜家族譜的第一頁。

淡夏領著丫鬟提了食盒進來，擺膳安箸，佈碗置杯。

姜武墨道：「先吃飯，我們邊吃邊聊。」

姜立和沒讓丫鬟上前，自己執壺給兩位兄長斟酒，淡雅的菊花酒，白日飲用不易醉。淡夏果然伶俐，給人踏實又貼心的印象。

姜武墨先用了一碗火腿鮮筍湯才喝酒，姜立和有樣學樣，跟著大哥走準沒錯。姜鴻文在心裡撇撇嘴，馬屁精！

吃了一筷子胭脂鵝脯配荷葉粥，把肚子填半飽了，姜武墨才慢悠悠地道：「親兄弟明算帳，有些話必須講白了才不生誤解。二弟，大哥不講文謾謾掉書袋的話，直接問你一句，你想接下長興侯府的庶務之職，跟著白總管學？或者繼續攻書，為自己和你的妻兒掙一個前程？」也太明白這個弟弟會作何選擇，就是要他自己承諾。

姜鴻文閉著眼睛也會選自己的前程，目光一亮，「大哥，我想做一名良臣，『愛於民，勤於政，治下無餓死的百姓。』大哥，這是我的理想。」他堂堂一位侯府嫡子去管庶務，他傻了才去和白總管比肩！那是庶子幹的差事！

白總管是長興侯姜泰的左右手，忠心耿耿，勳貴世族若沒有一個能幹的大管家，家裡能亂成一鍋粥。姜鴻文不曉得姜武墨從小跟在父親身邊，從白總管身上學了很多，比如，對上要適時逢迎屈就，對下要恩威並重，賞罰分明，必要時給一棒子再賞一甜棗。

繼承人的養成教育，姜鴻文不懂，父母對他的期許是刻苦攻讀，金榜題名，走文官仕途，不要覬覦爵位。

就算姜鴻文四十歲才中進士，家裡也供應得起。

如清風朗月般的優雅度日，他不排斥，不過是讀書嘛，他習慣了。

姜武墨心想果然不出所料，目光溫和含笑，「二弟有志氣，大哥肯定支持你。」

姜立和替兩個哥哥添酒，笑道：「二哥有子建之才，日後為官也當是良臣。只有弟弟我文不成武不就，都成親了一直吃閒飯，我自己都臉紅，總想找個差事做。」

大哥，你看我能不能跟白總管學著管理庶務？給爹和大哥跑腿也好啊！」

姜鴻文低聲啐道：「你可真出息！」庶出的三叔、四叔都刻苦讀書的考了舉人，分家後得了錢財，在姜泰的幫助下，自己出錢謀了小官職外放出去。雖說舉人做官只能做八、九品的小官，止步於七品，但官再小也比平民百姓威風一百倍，而且天高皇帝遠，偏遠縣城的知縣大人只曉得新到任的主簿出身長興侯府，肯定多加照顧，三年任期一滿，順利升上縣丞也是順理成章。外縣的縣丞，正八品。京縣的縣丞，正七品，不過須進士或同進士出身。

八、九品的芝麻官，姜鴻文是不屑為之，但姜立和連三叔、四叔都不如，出門別說是他姜大才子的弟弟，丟臉！

姜立和當作沒聽到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，這輩子只要跟在大哥身邊打下手，大哥吃肉他喝湯，一生順遂無憂。

姜立和不貪心，沒什麼青雲之志，連嫡母楊氏都不防他。

姜武墨也覺得三弟比二弟省心，爽然笑道：「三弟願意管庶務，爹沒有不贊同的道理，到底是咱們侯府的三爺，有些事情由你出面比白總管出面好看。」

姜立和很開心，成家立業，他不想成天無所事事，有事做表示多少會有收入，可以為妻子買那條矜貴的碧玉手鍊作生辰禮。

散席後，姜武墨便帶著姜立和去見長興侯。

姜鴻文也不再議論淡夏的去留，回書房練字，才子不但字要寫得好，最好還有作畫的靈性，幾筆便能畫出一幅「竹石幽蘭」，不禁得意的笑了。

別說老三比不上，連大哥也要甘拜下風。

在書齋服侍筆墨的留春，一臉崇拜地望著他，「二爺是侯府公子，筆墨不輕易給人，要不，這字畫若賣出去，幾百兩銀子都有人哄搶呢！」

「妳也是這麼想的？」姜鴻文揚了揚眉毛，他從來不妄自菲薄，甚至將自己看得很高，別說他沒有賺錢養活一家老小的念頭，即使分家出去，他自信一年寫幾幅字畫幾幅畫，幾千兩銀子還不是手到擒來。

當然，他是愛臉面的，怎可賣畫維生？用來送禮才是佳話。

留春一臉的天真與婉順，「奴婢能懂什麼？不過一直記得魏夫子誇讚二爺寫的字雋逸跳宕，牽絲勁挺，不燥不潤，假以時日當成書法大家。」

「好丫頭，爺沒白疼妳！」姜鴻文調笑地以食指點一下她鼻頭。

留春低低垂著眉眼，不好意思地紅了臉，只是清秀而巳的姿色，卻在這一刻沉靜溫柔得動人心弦，很是乖巧溫順、真摯嬌弱。

杜氏能放心將留春留在姜鴻文的書房服侍，當然是留春的相貌比起五官秀麗的淡夏，那是小菜一碟，性情也不張揚，看起來老實得很。

她卻沒想過，所謂的貼身丫鬟，在女主子面前和男主子面前，可以完全變一個人。姜鴻文看著窗外的夕陽映照在留春低垂的眉眼，雙眼一亮，笑容更溫和了。

杜氏等到夜深了，姜鴻文才回後院安歇，她一肚子話想跟他說，交流一下今日聽

到的各色消息，畢竟男人聽到的和女人聽到的不一樣，做人要有求知慾嘛！

姜鴻文卻一臉不耐的打斷道：「芳華，以後別再和我嘮叨家長裡短，我真的不愛聽。男兒志在建功立業，哪能學庸俗婦人呢？」都怪她不好，拉低了他的水準。杜氏聞名芳華，身為杜家大房的長女，從小就是聽著各房的瑣碎閒談長大的，從中學到了如何小心算計讓自己不吃虧，最好還能佔些便宜。

剛成親那年，她小心翼翼學著做侯府媳婦，怕丈夫不滿意她，自然投其所好的吟風弄月，但日子久了，孩子生了，到哪兒過日子不都一樣柴米油鹽？差別在於吃好一点，穿戴華美體面。於是，她慢慢釋放本性，姜鴻文也跟她聊得來，愈來愈像老夫老妻相濡以沫，她感覺挺好的，很自在，可以隨興的生活，她真有福氣！這樣的好日子，她不介意過一輩子。

可是現在，他在說什麼？

她是庸俗婦人？哪家的主婦不庸俗？誰能天天遊園賞花、吟詩作畫？身為人妻不庸俗的打點衣食住行、三節六禮，他能安心讀書，享受歲月靜好？

他真的不愛聽瑣事？那過去兩年她在跟鬼說話？

可惜姜鴻文不會這麼想，因為就算不娶杜氏，娶了另一個女人，他一樣過日子。

「相公今日怎麼像換了一個人？」杜氏眉頭一挑，眼底微有怒火。好日子過久了，她很有底氣，自然脾氣見漲。

「是妳天天在我耳旁叨唸，讓我換了一個人……算了，算了，妳沒讀多少書，能有什麼見識？只是以後別在我面前如此了，妳自己不上進，可不能阻止我上進，待我有了功名，進了官場，不但光宗耀祖，也能給妳一個誥命，妳就知足吧！好好操持家務，別讓閒言碎語佔了我讀書的時間。」堂前教子，枕邊教妻，姜鴻文自覺做得太好了，不負聖人之言，放心自在的去睡了。

果然，不能讓女人替男人作主，幸好他迷途知返。

杜氏氣得發抖，她又不蠢，哪裡聽不出丈夫在貶低她？但她又能說什麼，人家誇口要給她一個誥命呢，她豈能不知好歹？

她原本還想跟他聊幾句姜武墨的親事，跟他透個風，夫妻一心，才好撈便宜嘛！既然他想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，她能再絮絮叨叨對未來生活的憂慮嗎？沒錯，倘若有一天姜鴻文能行走朝堂，她才真的揚眉吐氣。

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，姜鴻文有了功名，她才能挺直脊梁，自己做主人。

但如今不是還沒有嘛，她豈能不思量、不算計？

等男人有了功名，她不再綺年玉貌，不再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，能期待男人的良心嗎？如今就開始嫌她煩了，以後能不更煩？所以，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的另一層深意，是丈夫有錢不如自己腰纏萬貫。老娘有錢還怕兒子不孝順？笑話！

杜氏想幫著婆婆繼續管家，這幾年撈的油水已讓她悄悄買了一間小商鋪，暫時租人每年收租金，她已嚐到甜頭了，怎捨得到嘴的肥肉？

沒人比她更滿意前大嫂蔣氏的纏綿病榻，可惜她一年前死了，她真的不介意蔣氏繼續吃藥吊命十年八載，沒人比她更誠心了，奈何天不假年。

幸而蔣氏也有滿腹的怨氣，比她更見不得姜武墨娶一個賢妻良婦，在臨死之前讓

蔣二夫人答應出手干預姜武墨的姻緣，將京城人人皆知的草包美人周清藍強塞給姜武墨做第三任妻子，讓全京城的達官貴人都笑話他！

蔣二夫人的娘家不顯，很少人知道她有一位外甥女是元徽帝宮中的美人，不太受寵，只生了一個公主，不引人注目，從一進宮便巴結阮貴妃至今，多少有些香火情，能說得上話，偶爾也能出些主意。

阮貴妃對於不支持三皇子秦王的長興侯府，自然心有不滿，又不能罵人家不站隊、明哲保身是可恥的，因此，能拖長興侯府的後腿，她樂意。

讓姜世子娶一個愚鈍蠢笨的女子做宗婦，嘖嘖，長興侯府的未來……

幻想姜家日後衰敗了，阮貴妃就開心了。

娶個好媳婦可以旺三代，古有名言，妻賢夫禍少，家宅安寧，是一代；賢明的女子可以教育好兒女和第三代的孫子，雖說不是絕對，但有極大可能啊！

阮貴妃是高貴的，恭謹端敏、溫良敦厚，元徽帝曾誇她是後宮妃嬪的表率，自然要悲天憫人的嘆息一下姜世子的不幸，感慨長興侯府只怕後繼無人，之前阮貴妃母親——定國公夫人進宮還提起姜世子的剋妻之名，連同來不及進門的未婚妻，都死了四個了。

元徽帝進後宮就是想放鬆一下，阮貴妃很能投其所好，閒談一下大臣家的不幸遭遇，皇帝就怕臣子太完美、無懈可擊，軍功起家的長興侯府夠興盛，若非姜武墨沒有兒子，老二、老三又沒啥出息，皇帝說不定要開始打壓姜家了。

「朕倒沒注意姜武墨是剋妻的命格。」元徽帝雖是惋惜，口氣卻涼涼的。

「皇上日理萬機，自然不會留心臣子家的兒女婚配這等小事。」阮貴妃雲鬢花顏金步搖，笑起來更是明艷大方，聊完這個話題又換另一個新鮮話題。

帝王多疑，一個妃子插手姜世子的婚事用意何在？想拉攏長興侯府嗎？

阮貴妃連自己的娘家母親都不敢多見，又怎敢表露自己對長興侯府不安好心？她可是高貴爛淑的阮貴妃，時不時的提一下這人間唯有帝王鴻福齊天，瞅瞅，有幸被皇上賜婚的哪一對不是金玉良緣、兒女雙全？

元徽帝聽了大樂，他當然是這世上最有福氣的人。

到了萬壽節，看到長興侯府獻上的壽禮，不免聯想到剋妻出名的姜武墨，很同情姜泰有這樣倒楣的長子，而姜家父子一向忠於帝王，他不介意給個恩典，替姜武墨賜婚，理當能終結這剋妻之命。

朝中大臣誰家的女兒適合？

元徽帝也不能亂點鴛鴦譜，否則不是結親而是結仇了。比如吏部尚書劉鎮的長孫女劉吟秀，聽說頗有才名，但若許配給剋妻男做續弦，未免太糟蹋人了，劉鎮那老匹夫說不定會氣得掛冠求去，讓皇帝沒面子。

刑部侍郎汪忠直的嫡女汪詠荷是有名的美人，太后疼愛靜王，想指給靜王做側妃，卻教汝陽侯府搶先一步，為嫡出三公子求娶汪詠荷，汪忠直答應了。

元徽帝冷笑，汝陽侯是太后的姪子，太后並不親近，所以想將自己的嫡女郭齡嫁給由太后養大的靜王，好拉近跟太后之間的關係，就搶著先把汪詠荷定下來，當別人都是傻子呢！讓嫡女做妾，汝陽侯也真拉得下臉。

但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惡作劇的把郭齡賜婚給姜武墨，到底是太后的娘家人。武將之女呢？山西總兵彭冬遠把妻子兒女留在京中，準備說親，他的女兒應該很健康不容易被剋死……不行不行，姜家不許跟手握兵權的武將聯姻。

「這姜武墨還真難挑親事。」元徽帝有點煩。

身分配得上的，人家好閨女不願做填房；身分配不上的，還不如不賜婚呢！

最後是元徽帝身邊的一位太監笑言表兄妹聯姻是親上加親，姜世子的姑父有三個女兒，小女兒還待字閨中。

就她了！元徽帝鬆了一口氣，日行一善果然很開心。

皇帝聖旨賜婚，闔府上下感恩戴德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

宣旨的太監一走，啊呸！姜泰就想操三字經，是誰讓皇帝老兒多管閒事的？

皇上知不知道周清藍才幾歲？明年二月才及笄，周定山的寶貝疙瘩，早說了婚事不急，十七、八歲嫁人更好。即使聖旨上提及待周女及笄後，兩年再商議婚期，但皇上賜婚完就不管了，周家要把婚事拖上兩、三年，姜家能奈何？人家沒說抗旨不嫁啊！

皇上知不知道周清藍有多麼天真爛漫缺心眼？人家是養來當甩手掌櫃享福的，不是養來當勞碌命的宗婦！

姜泰想都不用想就知道，周定山接了聖旨比他更想吐血。

「皇上怎會無緣無故為我賜婚？」姜武墨神色不變，彷彿被賜婚的不是他。

姜泰眉峰一皺。皇上不會突然腦子抽風給臣下賜婚，定國公那麼多兒女孫輩，皇上一個也沒賜婚，清平王上竄下跳想逼著姜家迎娶穆七娘做續弦，皇上也只是找他抱怨兩句，沒下旨賜婚，可見皇上沒有做媒的嗜好。

那麼，是誰挑起了皇上的興致？又為何是周清藍？

皇上應該不了解周清藍的情況，長興侯府不是皇上的眼中釘、肉中刺，不會故意挑一個最不適合做長媳的姑娘給姜武墨。

姜泰嘆息，「阿寶不是不好，我若有一個小兒子是嫡子，年齡相近，娶了阿寶必能家庭和睦，妯娌相親，少了很多齟齬。」

楊氏也喜歡周清藍單純的性子，曾遺憾姜立和不是她親生的，明白周家不會把寶貝疙瘩嫁給庶子，更別提做續弦。

姜老夫人腦子沒昏，直言道：「是誰跟我們姜家有仇？長興侯府有那樣一個宗婦，以後怎麼辦？」

楊氏抿唇不語，腹誹道：我兒的未來早被妳老人家毀了一大半，拿孝字壓人，把娘家的病秧子嫁過來當長媳，當真在乎姜家的未來？阿寶至少沒有心疾。

姜泰道：「聖旨已下，還是商量下聘的事。」難道老娘能教皇上收回聖旨？

姜老夫人一噎，她人老心不老也使不上勁啊！

姜武墨一笑，眸中澄靜一片。「阿寶性子純真，沒什麼不好。至於做長媳宗婦，誰不是學來的？何況，祖母很健康，母親還年輕，二、三十年內是不用愁的。」

姜老夫人嘀咕，「性子純真？是真蠢吧！」

事已至此，自然要往好處想。楊氏一想，對啊，她十六歲成親生子，才四十出頭，她才是現任的宗婦，長媳撐不起一個家，她繼續掌家理事，內宅權力不用下放，待孫媳婦進門再教導也行啊！

想到了權力甜美的滋味，楊氏不排斥賜婚了。

姜老夫人也是，至少周清藍很好懂，不怕來一個像穆以萱那樣會鬧事的。

姜泰則是認命了，反正長子的親事就沒順利過，皇上賜婚至少省事。

姜武墨的目光落在窗外的山茶花上，心想，蔣氏到底把這事辦成了。

蔣氏臨終前，蔣二夫人一直陪侍病榻前，母女情深是真的，但蔣二夫人又不是只有一個孩子，從出生就病到現在，父母的寬容厚愛已被消磨得能剩下多少？照顧病人是最能消耗愛心的，剩下的多是責任、義務和忍耐。

蔣二夫人一直待在蔣氏房裡，姜武墨便留心了，他對侯府內外的掌控力度一向隱而不發，只要他想知道的，連弟媳杜氏在算計什麼，他都心裡有數。

知道蔣氏埋怨他，他不意外；知道蔣氏見不得他下半輩子過得好，和蔣二夫人算計他娶一個不賢明、不能幹的妻子，最好是周清藍，他真是無語凝噎。

莫非只有賢明、能幹的女子，才能把日子過好？

姜武墨一直很喜歡周清藍的笑容明燦，天真不知憂愁。他心想，只要能和周清藍一起過日子，他什麼也不求，只求一起見白頭。

皇上賜婚，若說姜家想跳腳，周家則是晴天霹靂。

小姜氏眼前一黑，直接暈死過去，對外的說法是驚喜過度。

畢竟在外人看來，周清藍的婚事困難重重，好的輪不上，差一些的又不願屈就，豈不左右為難？如今可好了，有皇上賜婚，姜家不敢嫌棄，姜武墨又有功名前程，一進門便是世子夫人，簡直是天上掉餡餅！

當然，前提是有命享福，不要被剋死。

事不關己，京中貴族圈子茶餘飯後討論得很歡樂，像是周家三女是進門前就被剋死？還是進門後才死？要不要下賭注啊？

這都第五個了，姜武墨不要再禍害名門貴女，別人也要娶老婆的啊！

清平王磨刀霍霍，心想若是周家女兒進門前就被剋死了，自己便主動把穆九娘嫁給姜武墨，包準姜家感激莫名，皆大歡喜。

清平王絲毫不愁女兒被剋死，十娘和十一娘也快及笄了，他只愁找不到好女婿。債多不愁，女兒多了不稀罕。

清平王終於停止讓姬妾懷孕，他老了，也累了，不想再年年挑女婿。搞不懂王妃挑媳婦那叫一個快狠準，娶進門也都不敢作怪，可惜家裡快裝不下了。

都怪他的兒子們跟他一樣多情風流，不知道最難消受美人恩嗎？

清平王這邊抱怨完了，才想到王府的九品典儀周海山和周定山是一家人。

周海山得知消息，第二天便回祖宅見大哥和嫡母，無論心裡怎麼想的，總要歡天

喜地的來恭賀一聲。

周定山自然不會傻傻的表現出對賜婚的不滿，反正清藍尚未及笄，待姜家來下聘後再作打算，周海山一想也是，很快便走了。

周定山回屋裡安慰躺在床上的小姜氏，「我們阿寶是有福氣的孩子，誰也剋不了她的命，妳放寬心，不要自己嚇自己。」

小姜氏的聲音極輕，如在夢囈，「我知道，你進宮謝恩吧！」

周定山嘆一口氣，「柔玉，我們都要好好保重，阿寶還那麼小，雲溪出閣在即，雲陽尚不能自立，我們不護著阿寶，誰能護她周全？我可不敢指望雲奇。」

小姜氏有點意外他對長子的失望，但也顧不了那麼多，軟弱而溫存地道：「我會好好的，只是太突然了，措手不及……緩過一口氣便好。」

「柔玉，妳不要擔心，有我在。」

「我明白，我一直都明白。」

他溫柔地握住她的手，她心裡有綿綿的暖意，彷彿烏雲散開後陽光拂面的輕柔，露出微笑。

等他進宮謝恩回來，姜泰和姜武墨已在大廳裡喝茶等他，周雲陽出面接待。他們一大早便進宮，元徽帝很快接見他們，讓他們好好操辦親事，不可草率，便讓他們退下。

周定山現在最不想見的人，就是這對父子。

雖說皇上突然腦子抽風也怪不到姜家頭上，只是看了就討厭。

周雲陽很識趣的告退，他還是回書房用功吧！早日考上功名，給出嫁的姊姊妹妹做依靠。至於大哥周雲奇？還是算了吧，不如大姊對他們的一半好。

今春周雲奇回京述職，父親讓大嫂帶著一雙兒女跟著去天津衛，大哥那不情願的表情剛好被他捕捉到，他便有點心寒，對妻子兒女尚且沒有幾分真心，對異母的弟妹又能好到哪兒去？他只見大哥忙著應酬同僚和昔日舊友，不曾跟他這個弟弟單獨聊一聊。

周雲陽不免心塞，所幸早看開了。

期待別人的好，免不了有失望的時候，不如自己努力上進，用自己的力量得到榮耀。

周雲陽去用功了。他已是秀才，接下來要考進白鶴書院，跟隨大儒讀書。

大廳內，見周定山板著一張嚴肅臉，姜泰只能苦笑，這麼多年的親戚了，誰不知道誰呢？但他們總是男方，要先來表達一下結親的誠意，和親上加親的喜悅。

這是一種態度。

聖旨已下，周定山只有捏著鼻子忍了，同意姜家找媒人上門。至於婚期？明年後再慢慢考慮，呵呵。

姜泰和姜武墨早知會如此，只能等來日拿出更大的誠意，讓周定山軟化態度，只有周定山放心教阿寶出閣，姜武墨方能抱得美人歸。

這事急不得，便先告辭了。

周定山也沒有留飯的意思，看了就食不下嚥。姜武墨都二十六了，女兒姜心月九歲，他的阿寶才芳齡十四！想想就要捶心肝。

他嬌嬌軟軟的小女兒，疼愛都來不及了，像個孩子一樣天真無邪，怎能去給人當繼母？他心痛得想造反推翻元徽帝，什麼玩意兒！

可惜手上沒兵，忠君思想又束縛著他，只能作罷。多年後太子府兵變，諸王作亂，朝堂局勢詭異，周定山老神在在，一點也不想為主分憂。這是後話。

此刻他急著回後院陪伴小姜氏，他們夫妻同心，必然能教阿寶不吃虧的嫁人。

周雲溪服侍小姜氏用藥、漱口，拿一顆松子糖給她甜嘴，安慰道：「娘，平時您不是教導我們凡事要往好處想嗎？大表哥比阿寶年紀大些，更懂得疼人，我們阿寶最需要人疼愛了，至於剋妻……唉！表嫂蔣氏一出生便有心疾，誰都曉得活不久，與大表哥何干？至於第一任表嫂穆氏，難產而逝，有多少婦人過不了產子這一關？娘，我們該做的是給阿寶養好身子，再教一教後宅門道，別讓她吃虧。」對穿越女而言，二十六歲結婚都算早，哪裡年紀老大？

古人長壽者不多，過了三十歲便算中年，所以悲慘的姜武墨比不得十幾歲的兒郎在婚姻市場吃香，又有剋妻之名，任誰都要同情一下周清藍。

小姜氏什麼都懂，只是一時想不開，心疼小女兒，過了心裡那道坎兒便好，提起精神道：「阿寶呢？她有沒有胡思亂想？」她的心肝啊，可不要委屈的哭了。

周雲溪吁了一口氣，「她似乎還不明白自己要嫁人。」

「還早呢！這婚事不急。」小姜氏排斥性的揮手，轉口道：「倒是妳的嫁衣可繡好了？即使有幾位繡娘幫忙，自己也要繡些貼身小物……」

「娘，娘！」周清藍捧著豆綠色雙耳瓶進門，花瓶裡插了幾支鮮豔燦爛的孔雀菊，教人看了眼前一亮。「您還不舒服嗎？看了花開，心情就好，娘親您看。」

「好看，好看！娘心情好多了。」

「對嘛，我最喜歡看四季花開時的美，待冬日等那十幾盆水仙花開了，便教人一溜兒擺在娘親正房的窗下，花香盈滿一室，聞之心醉，什麼煩憂都散了。」

捧花的少女展顏而笑，一如朝陽般燦爛，又如晚霞般瑰麗，周身都亮了起來。

小姜氏唇邊蕩漾出溫柔、寵溺的笑花，「好好，娘就喜歡阿寶送來的花，美麗又芬芳，看了心情也似開了花。」

周清藍滿心歡喜，笑容甜美。

周雲溪不由得想到前世無聊時看網路小說轉換心情，傻白甜的女主角總是能在現代遇到霸道總裁、黑道少主，在仙俠界遇到溫柔師尊、邪魅師兄，在古代情牽皇子王爺、公侯將相，彷彿自帶瑪麗蘇光環，人見人愛，花見花開，惡毒女配看了就想不開。

傻白甜的女主角不用多做什麼，只要負責美麗、善良就好，天塌下來也有男主角頂著，為她掃平一切障礙，包括惡毒女配在內，迎向幸福的人生。

即使後來不流行傻白甜了，但誰家的少女沒羨慕過傻白甜呢？

周雲溪突然懵了，難道傻白甜的阿寶才是女主？

搖了搖頭，想那麼多做什麼？風水輪流轉，沒有人一輩子是主角。

周清藍把花瓶擺在花架上，回眸朝小姜氏一笑，「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！阿寶比花更好看。」小姜氏眉宇舒展。

看盡姹紫嫣紅、繁花盛開，也沒有阿寶的笑容令她心情愉悅，為了阿寶能嫁得體面，後半生安穩，她要振作起來，絕不能倒下。

周定山走進房裡便見到這一幕，小女兒的面龐因笑容而盈盈生輝，小姜氏看一眼花架上新供的孔雀菊，最多的目光卻是落在么女清藍身上，已然掃去悲戚之色，笑意融融的美如春花，更顯眉目楚楚、我見猶憐。

周定山原本就愛極了小姜氏，秀麗溫婉的容貌，嫵靜的微笑透著優雅和一絲書卷氣，言語溫柔，善解人意，不道人是非，是他「書中的顏如玉」。

多年夫妻相知相許，小姜氏一病倒，他便心慌心痛，他不能想像身邊沒有小姜氏要如何過日子，如今見她能坐起來與女兒談笑，心情大好，聲音柔和道：「我們阿寶的笑容就是一帖良藥，爹心中的煩憂都散了大半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小姜氏抿嘴輕笑，眉眼間笑意流轉。

「爹娘在煩憂什麼呢？因為聖上的賜婚嗎？」周清藍的眼眸像小鹿一般，既無辜又溫潤，惹人憐愛。

「阿寶不怕嗎？」周雲溪不想被忽視，低聲道：「大表哥有剋妻之名。」

兩束責備的目光立即掃向她，周雲溪聳了聳肩。習慣了，誰都不能夠嚇唬阿寶，讓阿寶不開心。

「剋妻？嫁給大表哥會死掉嗎？」周清藍望著爹娘，眼角有水光閃爍。「我死掉了就再也見不到爹爹娘親和祖母了……」

「不會，不會，那全是別人惡意中傷。」小姜氏忙安慰道，把她摟進懷裡輕拍，「妳大表嫂生病那麼久了，妳也見過，她胎裡帶病，又不是妳大表哥害她生病的，別人反過來怪他剋妻，他實在可憐。」

即使心裡有點嘔，但事已至此，周定山真心祈求老天爺姜武墨不剋妻！

「我們阿寶是有福之人，誰也剋不了妳。」周定山眼中含著說不出的堅定。「生老病死是上蒼注定，不是凡人能左右。」

「是啊！以後誰都不許再提姜武墨剋妻，聖上親筆賜婚，福澤無邊，富貴雙全，福祿壽喜都不缺。」小姜氏與其說是在說服自己，不如說想借天家皇威制止這流言。

周定山摸摸周清藍的頭，在官場上威嚴的聲音放得低柔，「妳娘說的對，皇上一向聖明，不會無緣無故賜婚，一定是雙方的八字命格大吉大利，才樂得錦上添花。」

周清藍的眸子瞬間亮了起來，她完全相信父母的話。

果然天真的傻子比較幸福！周雲溪眉心微皺，很快又釋然地笑了。她慶幸自己是成熟的靈魂穿越而來，否則時時看父母這樣偏寵周清藍，真會心靈扭曲成了惡毒女配。

剛穿來時，她以為是會哭會鬧的小孩有糖吃，後來才知道小妹清藍從一出生就不

哭不鬧，弱弱小小的，連眼睛都睜不開，讓爹娘擔心壞了，害怕她夭折，所以即使請了奶娘，清藍一直跟父母睡在同一張床上，直到兩周歲才移居別室。像周定山這樣的大男人，兒女不少，可親手照顧過的嬰兒只有周清藍一個，情感自然不同。

周雲溪也曾懷疑過，在穿越文中只有從母親肚子裡胎穿的嬰兒主角才不哭不鬧，甚至不喝母乳，因為成年人的靈魂不好意思哭鬧啊，只在肚子餓或大小便時才哼哼兩聲，讓照顧的人省心不已，紛紛誇獎。

後來仔細問過身邊的人才知不是，周清藍從出生就特別難養，說拉就拉，吃了就吐，卻又沒力氣哭鬧，讓周定山和小姜氏特別心疼，決定不再生孩子了，把心力都放在小女兒身上，直到過了三、四歲才慢慢好養些。

周雲溪這才放心了，哪來那麼多穿越人士，何況周清藍一點不聰明也不世故。慢慢地，姊妹一起長大，不哭不鬧的周清藍卻特別愛笑，還有一條金舌頭，吃到美食時的笑容特別幸福，誰見了誰開心，長輩緣比誰都好。

周雲溪也慢慢把這些人都當成自己的家人，把周清藍當作需要她照顧的妹妹。如今周清藍有了一門好親事，至少不用低嫁，姜家門風乾淨，姜武墨性格堅毅，不是糊塗過日子的人，可保周清藍安安穩穩過一生，周雲溪真心替妹妹高興。

周清藍壓根兒就不懂嫁人有什麼難，一樣開開心心的蒔花弄草、吃吃喝喝。準備繡嫁衣？不好意思，她完全沒這想法。

周雲丹在靜王府得知消息，看靜王一臉的莫名其妙，便明白皇上是一時興起，事前沒露半點風聲。靜王派人打聽一下，只知萬壽節後皇上看到長興侯府獻上的壽禮有點感嘆，隨即便替姜武墨賜婚。

周雲丹有點擔心娘家的反應，回周府一趟，周老太太偷偷哭過一場便好了，畢竟是聖旨賜婚，誰敢放聲大哭？周定山仍舊一張嚴肅臉，小姜氏用一把小剪子隨手剪去盆栽多餘的花枝，周清藍在試吃小廚房新做的松仁雲片糕。

一切如常。

好吧，是她想多了，前世周清藍出娘胎便夭折，連名字都來不及取，今生多了阿寶，誰也剋不死她吧！

第五章 入侯門二弟媳找碴

元徽三十年秋，周雲陽、姜鴻文順利中舉，姜家自然歡喜莫名，杜氏揚眉吐氣，回娘家給父母狠狠長了一回臉。但相比之下，周雲陽反而更受注目，才十八歲，尚未訂親，家有待嫁閨女的官宦世家均蠢蠢欲動。

趁著喜慶的好心情，長興侯夫婦正式登門為姜武墨和周清藍訂下婚期，十一月初一，大吉之日，反正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，只剩採買吃食。

周定山沒再拿喬，應允了。

這兩年姜家表現得誠意十足，姜武墨隔三差五的便送些吃食或小玩意兒討未婚妻歡心，三節六禮和周家每人的生辰賀禮均十分厚重。去年二月周清藍及笄，姜武墨提前送來一套紅翡翠頭面，髮簪、珠花、項鍊、手鐲、耳墜、戒指，共十二件，價值連城。

周定山見了都為之動容。男人才懂男人在想什麼，肯為女人花錢的不一定是真愛，但捨不得花錢的肯定沒當回事。

訂親兩年後準備婚禮，可以了，刁難女婿也要適可而止，免得女兒過門後吃虧。小姜氏在元徽二十八年十月送周雲溪出閣後，便慢慢收拾周清藍的嫁妝。她的私房中最掙錢的便是胭脂鋪吉翠坊，周雲溪出了大力，佔淨利四成；剩下的六成，三成給清藍作陪嫁，三成握在小姜氏手中，支援府裡的一部分開銷，以後會留給周雲陽作私房。

周雲溪沒有異議，她再能幹也需要家族力量來保護自己的產業，她只要有足夠的錢花就行了。一個貴妃身邊的大太監，他家裡的兄弟姪子就敢強買人家的茶園和半條街和商鋪，所付的價錢連十分之一都不到。

領教了權勢的力量，周雲溪完全失去吃獨食的野心。

給周清藍三成股份，看似白送黃金白銀，但往後有長興侯府做靠山，誰與爭鋒？小姜氏悄悄告訴女兒，「有朝一日妳爹老了，換大郎當家，我一分銀子也不會拿出來公中用。按律長子可得七成財產，我還是心疼自己的兒孫吧！」公中該給女兒的陪嫁，她多多益善，一點也不想省。

周家三代列侯，老祖宗狠撈過戰爭財，家底豐厚，周定山又疼女兒，房產田莊、良田果園、金銀壓箱……即使沒有吉翠坊賺銀子，也足夠一生衣食優渥。

周雲奇那邊得知周清藍要出閣，加上周雲陽中舉後這一、兩年也會成親，忙打發何榮芳回京，明為幫忙準備親事，暗地裡吩咐她留意小心繼母掏空家底。

何榮芳於今年正月如願生下一名嫡子，心花怒放，正是對丈夫情深意濃時，突然催促她帶著孩子們回京，心中一堵。

周雲奇道：「妳是長媳，理當留守家中侍奉長輩，為了生嫡子才讓妳來的，如今兒子也生了，妳就算不為我，也不替妳兒子守住家產？爹有多寵清藍，妳不曉得？」

何榮芳憋了一肚子火，不得不回房收拾行囊。

她奶娘道：「大爺說的也沒錯，大奶奶生了哥兒，老太太和老爺夫人都沒見過呢！」

何榮芳苦笑一下，意興闌珊道：「公公要拿出多少家產給小姑做嫁妝，豈是我能左右的？即使是大爺自己，也不敢多放一個屁。他不過是找到了絕佳的好藉口打發我回京，上司同僚再送美人過來，他好方便笑納。」

奶娘嘆了口氣，周雲奇是個薄情的，自以為將妻妾一個個都照顧到了，有情有義，其實是每個都辜負了。原以為陪伴他最久的春姨娘「難產」去了，就怕成了他永恆不忘的白月光，結果是她們想多了。

周雲奇這樣自以為是的大男人，哪會將一名奴婢放在心上念念不忘。習慣了她在身邊，沒事便多寵一寵，寵久了也會有真感情。可一旦死了，也就死了。

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不想調回京城，至少在公爹告老休致之前，山高水遠的，他不想受管束。」何榮芳看著自己帶來的首飾箱子，沒增加什麼，只有兒子出生時，周雲奇給她添了一匣子首飾，有一對簪子、一對翠玉水滴耳環和一對赤金玲

瓏寶葫蘆耳墜，獎賞她生子之功。成親至今，只有這一匣子首飾是周雲奇送的，還不如小姜氏和老太太大方。

「把東西收一收吧，我們回京去。」何榮芳望著床邊那對鎏金羊角宮燈，是她剛來時換上的，還有屋子裡的擺設，她也慢慢換了一遍，讓自己融入這裡的生活，甚至主動為他買了兩名侍妾，她以為夫妻再也無須分隔兩地。都說至親至疏夫妻，丈夫丈夫，一丈之外還是我的夫嗎？夫妻長久分離肯定沒感情，所以她裝作大度，好讓他知道她能成為一個好妻子，結果呢，他一樣盼著她回京，沒有半分不捨之情。

「他愛功名利祿，習慣了遊戲花叢，全心全意守護一朵嬌花不受風吹雨打的感動，對他而言太無趣了。」早看開了，可心窩處依然隱隱作痛。她都忘了當初成親時的心情是怎樣的雀躍，對未來是怎樣的期待。那個一眼就讓她怦然心動的少年將軍，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。奶娘鼻子有些酸，轉身將值錢的物件一樣一樣指揮丫鬟包好放進箱子，一件也不要留下來，否則不知會便宜了誰去。

一路舟車勞頓，何榮芳一行人在十月中旬回到京城威烈將軍府，骨肉重逢，又見到嫡長孫，自有一番熱鬧。

小姜氏留心何榮芳帶回來的箱籠比帶出去的多，悄悄告訴周定山道：「大郎怕是要何氏留在家裡盡孝。」

公婆沒刁難媳婦，反而是周雲奇比較狠。

周定山鞭長莫及，搖頭道：「隨他去吧，反正已生下嫡子嫡女，對祖宗有交代了。」兒大不由爹，何況是小夫妻之間的感情事，他不便干涉。

名門望族最重要的是長房，周雲奇還算有出息，建功立業，頗受朝廷重用，只要他沒有寵妾滅妻或做出其他出格之事，在外人看來就無可指責。

小姜氏也只是給丈夫提個醒，何榮芳捉不住周雲奇的心，那是沒人在乎的，只要有兒子傍身就好，大家都會這麼想。長媳在家盡孝，那是應該的嘛！

周雲奇不想調回京城受管束，小姜氏還巴不得呢，感覺特別舒服自在，何榮芳也不要想在內宅指手劃腳的，時不時得到老太太面前立規矩。

至於女兒出閣要忙裡忙外的，正好由何榮芳幫忙出力，管事和嬪嬪們私底下都誇小姜氏是好婆婆，不像有些重權慾的主母都不教媳婦沾手。

何榮芳忙得都不能好好吃一頓熱湯飯，卻也分散了與丈夫離別的愁緒，沒時間東想西想、傷春悲秋，奶娘也欣喜她精神好多了。

然後，何榮芳發現周雲溪多了一家糕餅鋪，同樣拉周清藍入股，收了她一千兩銀子做本金，至於銀子是誰出的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周雲溪把現代人結婚要發喜餅的習俗拿來古代用，這在農村種田文行不通，但京城有錢人多啊，會比面子、比排場。發喜餅、沾喜氣，在這裡是一件新鮮事，趁妹妹要嫁進長興侯府讓大家看看，肯定能讓「福全堂餅鋪」一炮而紅。

九百九十九個大喜餅，周定山肯定不會讓女兒吃虧，爽快地由公中支付。何榮芳得知後，心裡呵呵，無言以對。難怪周雲溪要拉周清藍入股，若是周雲溪自家的店，妹妹的喜事能不大力支持？她若說給妹妹添喜，談錢傷感情，周定山不會堅持付錢。可是，這糕餅鋪不是有一半是阿寶的嗎？怎麼能向阿寶伸手白吃白拿？絕對不行啊！良心會很痛很痛。

坐下來喝碗熱茶配一塊千層油糕，她舒了口氣，靠在荷花引枕上。

「大爺怎麼不像公公的品性呢？」她以前有多看不上妾室扶正的小姜氏，如今就有多羨慕她都當外祖母了仍如嬌花一般受周定山呵護。

若說美貌是天生的，風韻嫵雅、皎若秋月的氣質則是婚後舒心的生活養出來的，小姜氏的美沒有隨著歲月流逝，至少何榮芳在娘家母親身上看不到。

她卻沒想過，小姜氏性如蘭蕙溫柔，那也是天生的。

她奶娘只能安慰道：「也許是外甥肖舅，大爺喜武，像姜侯爺比較看重功名富貴、家族榮耀，心不在兒女私情上，有美人送上門，只管受用卻不上心。」

何榮芳哪能不明白，但如果周定山也是這副德性，她就心平氣和了，大家都一樣嘛！偏偏公公兒女情長，真愛小姜氏而特別喜歡周雲暘兄妹，尤其是周清藍，她就沒見過哪個女孩子這般受父親看重，愛若掌上明珠。

對比之下，何榮芳覺得自己做女兒時委屈，嫁為人婦後更委屈了。

幸而小姜氏不會讓她太閒，加上兒女幼小羸弱，一忙起來就沒空亂想。

周清藍出閣在即，多福院裡慣用的東西要收拾起來好帶去夫家。何榮芳想到自己出閣時除了傢俱和舊寢具衣物，房間幾乎空了，大姪女等著住呢！自己用慣了的物品自然要帶走，思及此，何榮芳便帶人往多福院去，幫忙收拾箱籠，多增加公婆對她的好感。

剛走近花廳門，就聽見周雲溪喜悅的聲音道：「長興侯府得知咱們府上要發喜餅，作為男方豈能小氣？侯府的大管事很會做事，在店門口大聲宣揚這可是聖旨賜婚的大好姻緣，越多人沾喜氣越吉利，當場訂了一千兩百六十六個大喜餅，銀錢一次結清。妹妹，咱們福全堂餅鋪紅了，很快能把本錢賺回來。」姜家真的很識趣，她太滿意了。

「二姊聰明又能幹，沒有妳做不好的事。」周清藍一臉佩服。

「那也多虧了阿寶的金舌頭，妳覺得好吃的，店裡一推出便大賣。」這也是周雲溪一定要拉妹妹入股的原因之一，笑著對小姜氏道：「娘，我真是服了阿寶的金舌頭，城東蘇記點心鋪的鎮店招牌松子百合酥，咱們家也常買回來吃，上次阿寶吃了半塊便放下，說是味道變了，我真的吃不出來。後來派人悄悄打聽，原來老東家病了，改由大兒子調味，一般人很難察覺。我想了想，趁勢推出松仁雲片糕，作為福全堂的招牌之一。」

「記得常讓阿寶嚐一嚐，味道不變，生意才能長久。」小姜氏看著何榮芳走進來向她屈膝一禮，便讓兒媳在一旁坐了，又問周雲溪道：「店裡的人手可充足？廚房裡的周沐媳婦也練出來了，妳若要用便將賣身契給妳。」

「多謝娘。」周雲溪沒有推辭。

周定山同意女兒開糕餅鋪，除了讓女兒賺銀子，也是家裡的世僕太多，他們的兒女有些長大了想進府工作也沒活計，在家裡吃閒飯父母也吃不消。糕餅鋪開張，能吃苦願學的先進廚房練身手，家裡擅長做點心的二廚帶三個徒弟坐鎮福全堂，許他生意好了多給半成的紅利，另外半成紅利給廚房其他人分，有利可圖，很快人手便齊了。

何榮芳看著花斛裡盛開的花朵，心想用了家裡這麼多資源，福全堂不該算公中一份嗎？好處全便宜了出嫁女，也只有繼母會這麼做。

假使周雲奇在家裡住著，她倒可以吹吹枕頭風，可嘆丈夫常年不在家，她還要在婆婆手下討生活，就怕觸怒了公婆，被送回天津衛，轉頭周雲奇又趕她回來盡孝，到那時她可以直接死一死算了，因為沒臉見人。

如今，好歹可以當個賢良孝順的媳婦，有個好名聲。

周清藍命人奉上茶點，笑道：「大嫂今日興致倒好，移步來我這兒。」

賜婚後這兩年，小姜氏真是下了大功夫教育周清藍，畢竟做侯府的長媳不一般，不能再那麼天真地不問世事，周雲丹也送來兩位宮裡出來的教養嬷嬷教育了一年多，上個月才返回靜王府養老。

教養嬷嬷真的盡力了，但除非是重新投胎，一個天真爛漫的姑娘不可能變成另一個周雲丹或周雲溪，能看穿陰謀鬼蜮伎倆，只是多懂些人情世故或人心險惡，不那麼傻白甜，如此也算大有長進。

何榮芳欣喜她長大了，有點大人樣了，小姑子出閣後日子過得順遂如意，才不會拖累娘家，要娘家出錢出力，尤其是周清藍，她以前多擔心公婆要一輩子為小姑操勞，小姑得到的好處愈多，相對的公婆對長房的照顧就少了。

何榮芳含笑道：「妹妹出閣在即，要收拾屋裡的東西，便過來搭把手。」

周清藍抿唇笑道：「大嫂有心了，不過該收拾的也差不多收好了，」她左右看了看，「還有什麼要收的嗎？」

何榮芳也隨她的目光左右瞧瞧，與平日起居沒什麼分別，不像她當初幾乎將閨房中的私人物品搬空了。

小姜氏也是過來人，明白她在想什麼，輕輕一笑，「雲溪以前住的小院子，離妳那兒近，等大姊兒長大些正好給她住。阿寶的多福院在我正房後頭，妳公爹說了，留給她們三姊妹回娘家有個歇腳處。」

何榮芳忙笑道：「爹娘慈愛，打算的極好。」心裡直撇嘴，還不是方便妳生的女兒，靜王側妃哪能隨便回娘家？回娘家也不會過夜。

周清藍把玩著鎏金鏤空香球，夏天時可以放進驅蚊香，在床幔處掛上三、五個，不招蚊蟲叮，若是失眠了則換上安息香。如今貴女們出嫁都要添上一盒鏤空香球和各種香丸子，吉翠坊就有賣。周雲溪特地給妹妹帶回一盒十二個最貴的鎏金鏤空香球，綴著不同顏色的吉祥結和流蘇。當然，店裡也有便宜的香球的、木雕的或竹製的香球。

「玲瓏雅緻的香球，當擺飾也漂亮。」何榮芳最佩服周雲溪有一顆七竅玲瓏心，只買香丸子放進荷包內也行，她卻命人做了各式各樣的香球，姑娘們見了都想買

一個。

「這是我為阿寶出嫁特意訂製的，」周雲溪笑道：「妳看這鏤空的線條由葫蘆和藤蔓構成，另一個是石榴和瓜果，還有寶瓶和花卉、五蝠拱壽字、蓮花和竹笙……咱們阿寶出閣，要討個好彩頭。」

葫蘆和石榴意喻多子多福，寶瓶代表平安吉祥。

周清藍的桃花眼笑彎了好似月牙，「我好喜歡啊，謝謝二姊。」

小姜氏眼中滿是慈母的溫情，她的孩子手足情深，她最開心。

周清藍習慣了親人對她好，將她捧在掌心上寵，她這麼善良，也想為家人做些什麼，如今做成了，喜孜孜的讓奶娘薛嬾嬾拿出扁方長盒。

「二姊，妳要的成藥方子，我拿到了，給妳。」

「真的？這麼快？大姊去求了靜王？」

「大概是吧！我看了，有一張方子是孩童專用的咽喉藥，製成藥丸子，應該很好賣，是人都怕喝苦藥汁；另一張方子是大人也能用的止咳散。」隨手將扁方長盒推了過去。

周清藍不懂這兩張成藥方子的價值，但何榮芳懂啊！每一家百年藥堂，都有幾張不外傳的祕方，甚至只傳當家人。製好一瓶瓶孩子用的咽喉藥，至少可以吃三代。周雲溪略微激動的捧起盒子，交給貼身丫鬢。

「阿寶幫了二姊這樣一個大忙，以後有什麼好東西，二姊第一個送給妳。」

「二姊要謝也是謝大姊和靜王，是靜王跟大醫院的人拿來的吧。」周清藍歪頭猜測。

「需要感謝大姊的地方太多了，我自然不會忘。不過，大姊一向偏疼妳，妳去信和大姊說一說，果然很快就有消息。」周雲溪精明過人，周雲丹這位重生女會如此疼愛周清藍，小妹肯定是有福之人，至少對重生女有幫助。

若說重生女是有大機緣大福運之人，不如說是投機取巧者，倘使靜王上輩子下場淒涼，周雲丹會使盡渾身解數的嫁進去嗎？別說笑了。

重活一世自然會趨吉避害，奔著好日子去過。

周清藍不會拐彎抹角，直言道：「二姊夫在清河郡的老家有藥鋪，有了這兩張成藥方子，二姊夫的哥哥嫂嫂不會再覬覦二姊的嫁妝收益吧？」

「再不知足，敢再伸長手過來，我剁了他的手！」周雲溪冷笑道：「一個中年秀才自詡書香門第世家子，一個秀才娘子也端著貴婦範兒，說什麼女子出嫁從夫，不可拋頭露面，不如將陪嫁產業交由兄長管理，以免有失體統，丟了江家百年世家的臉面？我呸！一個死讀書的秀才看得懂帳冊？分明是黃鼠狼給雞拜年，不安好心！」

周清藍嘟嘴道：「好過分！娘親，等我嫁了人是不是也會遇到這種事？」

小姜氏好生安慰道：「我的兒，妳想多了，長興侯府聖眷正濃，家業興旺，不缺銀錢，又怎會打媳婦嫁妝的主意？」

「那江家是祖母的娘家，又怎麼會……」

「江家在清河郡是有名望的書香門第，良田商鋪是有的，但族裡的人口年年增

加，因無人做官，又不屑下海經商，自然要節約樸素地過日子。」小姜氏微露雍容寬和的笑意，「江家的族老長輩肯定沒臉貪媳婦的陪嫁，該是二姑爺的兄嫂來京城後被繁華迷花了眼，相形見絀之下才起了貪念，這種事要姑爺明理，才不至於傷了夫妻情誼。」

「娘放心，相公能頂立門庭，不是目光短淺之人，他心裡也明白江家沒銀子供他在官場打點，他需要周家，需要我。」周雲溪不天真，不會跌入感情的漩渦，由著男人支配她的人生。「我有兒子，我的陪嫁只留給我生的孩子，相公又不傻，怎會不顧自己的小家？只是，他哥嫂的貪婪嘴臉也教他大吃一驚，擔心老家的親人是不是過得拮据，我才想給他們找一門營生，月月有進帳，以安相公的心。」小姜氏道：「我兒這樣想就對了。妻賢夫禍少，妳能為江家的生計打算，姑爺也會承妳的情，安心在朝堂打拚。」

周雲溪輕笑道：「回去我便將成藥方子給相公，由相公轉交他兄嫂，這功勞他們肯定想分一杯羹，自己帶回清河郡交給公婆。」能送定極品親戚就好。

畢竟誰都不會和銀子過不去，江家一直沒分家，這成藥方子肯定能賺錢，她公婆用藥方入股江家藥鋪，少說能多分兩成利潤。江平堯的兄嫂從她身上佔不到便宜，還不如回清河郡「孝順」父母，從公中多吃多拿。

這種家醜沒避著何榮芳侃侃而談，是當她是自己人，她笑著提醒道：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江家兄嫂既起了貪念，要小心他們私下吞了，說是媳婦娘家帶來的，千里迢迢的，妳能上門與他們爭論？」

周清藍震驚了，「讀書人也能這樣無恥？」

「朝堂上哪個不是讀書人，不也有忠臣奸臣之分？」周雲溪笑道：「多謝大嫂提醒，我會讓相公修書一封。」她做事習慣留後手，即使沒人點撥，她也打算將成藥方子抄一份壓箱底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何榮芳可沒忘了周清藍將嫁進富貴雙全的長興侯府，笑道：「待阿寶成了世子夫人，也會接到太子府的請柬，傳聞太子府京郊的莊園美輪美奐，還有一汪引活水注入的小湖，遍植荷花，備下遊船泛舟湖上，波光粼粼，荷花含露凝香，美不勝收，尤其是陰雨時節，細雨濛濛，輕紗薄霧中如入仙境。」

「太子府的女眷每年都要去避暑，廣邀公主、郡主、世家貴女貴婦去遊園，嫂子只聽人形容莊園美景便心生嚮往，阿寶若有幸去賞玩，別忘跟嫂子細細描繪一番。」這是巴結小姑子日後身分高。

周清藍眉眼帶笑，溫柔天真，「比汝陽侯府的賞荷宴還有名嗎？比之江南的西湖又如何？我在書上看過，晴也是景，雨也是景，煙雨濛濛又是一景。」側頭想了想，感慨道：「沒看過，想像不出來。」

小姜氏笑吟吟道：「傻孩子，春夏秋冬，四季皆美景，這要看落在什麼人眼中。若是長了兩隻功利眼一顆富貴心，吃飯都不香，又怎麼隨心享受湖上清風拂繞的舒服愜意？能夠欣賞堂前梧桐樹蔭下灑落一地迷離的光影，平淡安生的過日子，就夠了。」

何榮芳忙道：「母親言之有理。」心裡納悶，這是說我長了兩隻功利眼一顆富貴

心？

周清藍點頭道：「咱們家也有亭台樓閣、假山樹木、池塘花房，很好了。」

周雲溪道：「大園子的養護費十分驚人，魏表妹懷胎時我去看她，才知國公府九千金過去住的六個小院落全鎖了起來，沒那麼多奴僕打掃，只能任由花木凋零、雜草叢生，索性關門落鎖，眼不見為淨。」

周清藍問道：「表姊這胎還好嗎？」

周雲溪點點頭，「已經三個月，算是坐穩胎了。」

小姜氏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但願霍世子記取教訓，別那麼不著調。」

魏清馨比周雲溪早半年出閣，沒三個月便喜結珠胎，榮國公夫婦欣喜若狂，霍璞幾位在京城的姊夫也使了勁，給霍璞謀了兵部車駕司郎中的官職，雖然油水不豐，但資歷熬久了也能在皇上面前掛一個名號。

榮國公夫人在京城是「良心嫡母」的典範，五位嫡女、四名庶女均教養得很好，該說親事時，庶女身分低一些，攀不上高門，會挑幾戶相匹配的人家給庶女自己選，想過清閒日子的，就挑家風良好的勳貴人家的庶子，不用主持中饋，但一生衣食無憂；想當官夫人的，就選小官之家已有秀才功名的嫡子，賭一賭未來的命運；想過當裕生活的，行，皇商家的嫡子一、二、三，任妳挑。

九千金出閣後，對娘家也多有扶助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就指望弟弟霍璞成家立業，奮發上進，只求榮國公府不沒落，她們在婆家才能挺直腰桿。

魏清馨進門有喜，霍璞也補了兵部車駕司郎中，榮國公夫婦還高興的宴客一番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，但架不住霍璞本性愛找死啊！

喜歡逞兇鬥狠的好色紈褲，說的就是霍璞。

從小喜歡聽戲，長大了不是秦樓楚館就是泡戲園子，榮國公也曾下狠心管教，讓他天天紮馬步習武，好啦，天資不差學會了拳腳功夫，他更張狂了，把自己當成戲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，動不動便喜歡英雄救美，糾眾鬧事，打抱不平，有一回在青樓裡和安郡王家的兒子爭頭牌，那小鳳仙清雅高潔，怎麼可能看上那個肥頭大耳的豬頭？看她強顏歡笑，妙目承滿了恐懼和厭惡，她一定是被逼的！打打打，把安郡王的兒子打成了豬頭！

這事鬧大了，清平王都跳出來幫安郡王討公道，皇室宗親是好欺負的嗎？

榮國公賠上老臉，親自登門向安郡王道歉，賠了一大筆銀子，又狠心將霍璞禁足在家中三個月，才算沒結下死仇。

但霍璞也臭名遠揚了，京裡有點地位的人家都不願把閨女嫁過去。你說國公府都沒實權了，還敢成天惹是生非、橫行霸道，這不是給家裡引來仇恨招禍嗎？重點是他還沒自覺。兩家結親是希望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嫁給一個禍頭子給自家惹麻煩，圖什麼呢？除了一個空頭爵位，又沒有金山銀海，還是算了吧！

榮國公夫婦也知道在京城挑不到好媳婦，這才把魏清馨娶進門，在周家老太太身邊長大的，教養不會差，父母卻遠在江南，直接請人去江南提親，果然成了。

魏清馨也爭氣，很快有身孕，霍璞又有了官職，雙門臨門啊！

可是好景不常，霍璞帶著一票隨從、好友、狗腿子，又開始見義勇為、英雄救美，

有了官身愈見威風凜凜，在酒樓賣唱的一對母女著實可憐，聽說當家的出門做生意便音訊全無，家裡的公婆接連生病，賣了田產治病，又賣了房子安葬老人家，這才帶著女兒一路往北尋人，兩年了，盤纏用盡，這才不顧廉恥拋頭露面，賣唱為主，仁人君子且聽我母女唱曲，好心的賞些銀子，感激不盡。

那對母女自稱姓夏，夏大娘三十出頭，懷抱一把琵琶，女兒夏淑兒才十四、五歲，白白淨淨的，修眉如畫，雙眸若星，像一朵含苞的出水芙蓉，清純脫俗，彷彿不沾染人間煙火的小仙女，一開口像是清泉石上流，清脆輕柔，婉轉動人。

霍璞心動了，又見到幾個猥瑣的中年男人想對夏家母女動手動腳，嘴巴上還不乾不淨，立即氣沖腦門，招呼兄弟們上啊！

最後的最後，在狐朋狗友的慫恿下，教人要救到底，因為夏淑兒太美了，夏大娘保護不了，今日脫了狼爪，難保明日又落入虎穴，不如帶回國公府保護，反正不差兩張嘴吃飯，否則這英雄救美沒有意義。

霍璞深以為然，他貪愛美色，夏淑兒值得他收藏。

於是，夏家母女的賣唱地點從酒樓移至國公府，專門唱給霍璞聽，天天咿咿呀呀的，懷孕中的魏清馨怎麼可能不知道？

反正等周家的人得到消息，只知魏清馨在一場混亂中遭霍璞一腳踹倒，流產了，五個月的男胎沒啦！榮國公夫婦簡直氣瘋了，夏家母女被痛打一頓趕了出去，霍璞罰跪祠堂，連魏清馨都在事後被訓斥，她就不能待在屋裡好好養胎？

在國公夫人眼裡，夏家母女就似破瓦片，隨時可丟棄，哪值得較真？有錢的公侯之家、江南鹽商，都會養舞姬、戲班子，不過是作樂的玩意兒，何須在意？

小姜氏上門探望，魏清馨痛哭流涕，霍璞根本不是安生過日子的良人！

小姜氏能說什麼呢？路是妳自己選的，跪著也要走完。

她帶了許多補品上門，安慰魏清馨養好身子要緊，什麼都是虛的，生兒育女、守好自己的嫁妝最重要。

魏清馨在周府當仙女當慣了，做了世子夫人，終於下凡塵，不再清高自持，小姜氏的肺腑之言，她聽進去了。

經過一年多，她再次懷孕，周家的人也替她高興。

周清藍抬起頭看著窗外，小巧的碧璽耳墜隨之晃動，窗外的月季花已提早盛開，繁花燦爛，看了心情就好，所以她才喜歡親近花草樹木，簡單又快樂。

元徽三十年十一月初一，宜嫁娶，好運來時福祿至，夫妻團聚壽百春。

多福院裡，異常熱鬧，連靜王側妃周雲丹都一大早便回娘家，周雲溪帶著丈夫、兒子昨晚直接在娘家過夜，榮國公夫人親自陪著魏清馨過來，顯然有意和周府交好，要不然不會讓懷孕的媳婦來人多的地方，怕衝撞了。

魏清馨去瑞萱堂陪周老太太，沒有去多福院，怕喜沖喜。不過，多福院也夠熱鬧了，姊妹、表姊妹、年輕嫂子們湊在一起，嘻笑聲不絕。

內室裡，周清藍身著正紅色繡龍鳳婚服，金色的蟠龍繞飛鳳交頸相偎，旁邊圍繞

著纏枝牡丹花，火紅的顏色象徵著正妻之位。

因是皇上正經八百的聖旨賜婚，長興侯府是比照給世子迎娶原配的禮儀來辦，周家心裡舒服了，陪嫁十里紅妝。

小姜氏又是高興又是傷心，高興心肝兒有了歸宿，傷心以後不能日日看著心肝兒，萬一受了委屈怎麼樣？

至於擔心女兒一進門便當了後娘？別逗了，她有的是後招。

周定山又是欣慰又是心酸，欣慰寶貝女兒不須低嫁，處處看人眼色；心酸以後不能天天見到阿寶甜絲絲的笑容，人生何以解憂？

什麼，孫子孫女也很可愛？全部捆在一起也不如阿寶一聲甜甜的「爹爹」令他心花開。

何榮芳不傻，想把女兒培養成第二個阿寶討好公婆，問題是她和周雲奇都不是寵愛女兒的人，周雲奇即使派人送信和年節禮回府，從來不記得給兒女送生辰禮物，信中提及對兒子教養，卻從不提女兒。

周清藍是泡在蜜罐子裡長大的，祖母和爹娘齊心寵愛才養成那樣的阿寶，那笑容呀，好似溫暖的陽光能驅散一切陰霾。

姜武墨一身深紅色的喜服，大張旗鼓來迎娶，全福夫人扶著周清藍拜別父母時，周老太太狠狠瞪了新郎一眼，給了紅包。周定山眼眶含淚，小姜氏眼角微紅，說完祝福、期許的話，一對新人出了大廳，小姜氏便掩面大哭，周定山掩袖拭淚後，低聲安慰小姜氏。

賓客們有些傻眼，呆呆的小女兒高嫁出去了，是喜事啊，又不是喪事。

呃，開始擔心女兒會被剋死？那的確該哭一哭。

周雲溪有點不是滋味，她出嫁時爹娘有些不捨，但沒到落淚的程度。算了，古代女子又不能常回娘家，尤其一入侯門深似海，阿寶的確教人不放心。

周雲丹笑得眉眼彎彎，「爹、娘，外面很多貴客等著招呼呢！」

周定山振作起來，和周海山、周雲陽、江平堯去外院招待男客。

至於大女婿靜王殿下，去了長興侯府。

相隔數年，長興侯府再次張燈結綵，迎娶世子夫人。

八人抬的大轎，響徹雲霄的鼓樂和喜炮，混雜著街道上人群的笑論聲。

周清藍端坐喜轎中，被抬進了長興侯府正門，落轎，地上鋪著長長的大紅氈毯一直通往正院喜堂，在喧囂著鞭炮賀喜聲中，周清藍被人塞了大紅綢子在手心裡，扶出了轎子，踩著紅毯和姜武墨緩緩前行。

挽著雙同心結的大紅牽巾連繫著一對新人，一步一步踏向有你有我的未來。

進到正廳，禮樂聲漸漸遠去，兩人拜了天地、祖先和父母，對拜後進入洞房。

喜房裡，有人笑著道：「快掀蓋頭，大家等著看新娘子呢！」

姜武墨手持秤桿挑開繡龍鳳的紅巾蓋頭，一張稚嫩甜潤又嬌美的小臉蛋如淬玉般瑩白，像是一朵清晨還沁染著晨露的嬌花，惹人心顫。

眼前驟亮，清藍眼睛微眨，對上了他的眼，羞怯地紅了嬌顏，不敢抬眸。

姜武墨的眼眸裡閃過一絲驚豔，眼波流轉出星夜般的溫柔。

這是他真心喜歡想迎娶進門共渡一生的姑娘，只須一個淺顰輕笑，便讓人有一絲隱隱的幸福感。他啥也不求，只求她好好活著，與他共白首。

飲了合巹酒，新郎官出去敬酒待客，留下一屋子女眷。

「不愧是世子爺，都第三次成親了，熟門熟路，一點都不怯場。」杜氏唇畔帶著故作矜持的笑容，「見過新大嫂，我是妳二弟妹杜氏，旁邊這位是三弟妹許氏。」這女人是故意的吧！不只在場的陪嫁丫鬟和其他女客，連許氏都這麼想。

周清藍抬眸，面前的年輕婦人約莫二十五歲，穿著一件緋紅色繡花褙子，頭上金珠翡翠，臉上塗脂抹粉，面容姣好，打扮得十分隆重。

杜氏就是故意的，拖了許久，新的世子夫人到底進門了，她偏要提醒她，身分再尊貴也不過是續弦、繼室，她可是嫡次子的元配。

許氏心裡冷笑，這二嫂看來也不是多聰明的人！她走向前一步，笑道：「見過大嫂，我是立和的媳婦。大嫂天真明媚，花貌娉婷，又是周家的掌上明珠，莫怪聖上明旨賜婚，果真是天賜良緣！世子爺好福氣。」

許氏明著捧大嫂，暗地裡敲打杜氏：皇上賜婚，哪能不好？皇上最英明了，賜婚的也一定最有福氣的！誰敢唱衰？二嫂妳說話小心點！

因是皇上賜婚，全天下的男子都可以休妻，只有姜武墨不行。

杜氏果然消停了些，她敢說皇上不英明嗎？皇上怎麼可能不英明！

周清藍好像這時才反應過來，一臉好同情她的表情道：「我明白妳的酸楚，換作是我，一把年紀了要喚一個小姑娘做『大嫂』，也會不舒服。」

她從來是這般的胸無城府、坦率直言，在貴婦圈子裡是出了名的，所以才不想聘回去當兒媳或姪媳，因為被噎了也沒地方說理去。

太直白了！簡直是大實話。

杜氏氣得肝疼，說她一把年紀了？她明明是一朵正盛開的嬌豔鮮花！

許氏心裡像是寒冬時喝了一杯熱薑茶，舒服極了，但表面上裝作不懂，笑道：「年紀再小也是我們的大嫂，堂堂正正的世子夫人，以後還請大嫂多指教。」

周清藍笑容如溫煦的晨曦，不再多言，本來也不需要新娘子應酬。

開席的時辰到了，杜氏以女主人的姿態請女客們去坐席，她娘家人也來了，正好給家裡的弟妹們尋對象。

步出世子居處「致和院」，杜氏回眸望著懸掛雙喜字的燈籠將朱紅色的大門照耀得紅光閃爍，輕輕唸著門楣上三個鎏金大字，「致和院……」語氣裡有難以遏制的晦澀和嫉妒，一個什麼都不如自己的傻妞，卻名正言順的住在這裡。

自從元配穆以萱難產而亡，多年來姜武墨一直是一個人住在致和院，蔣四小姐進門不到一個月便移居不遠處的九秋閣養病，病逝後便封了九秋閣。

姜武墨第三次大婚，杜氏幫著忙裡忙外，從中也撈了幾百兩銀子入袋，原本挺開心的，但致和院的佈置和奴僕的安排卻一點也不讓她插手，想將自己人安排到致和院當掃地丫頭也不行，姜武墨直接交給安嬪嬪和白總管安排。

昨日周清藍的嫁妝抬進來，不只杜氏、許氏，有眼睛的人全看直了眼。致和院正廳和喜房的傢俱全換成陪嫁的黃花梨木全套傢俱，加上一百二十抬的嫁妝，新娘

子睜開眼睛用的全是自己的東西，自然可以在婆家挺直腰桿。

連穆以萱當年只陪嫁了喜房裡的梳妝台和一對西番蓮紋方角大衣櫃，如今放在女兒姜心月的閨房使用。

姜武墨和他的父母倒不意外，畢竟女方事前便要派人來丈量尺寸。

姜泰和楊氏自然高興新進門的大媳婦深受娘家看重，以後周家也會偏向姜家。

杜氏在姊妹、表姊妹中素來以嫁入高門自豪，過去病殃殃的蔣氏進門她都沒嫉妒過，如今，周清藍這小姑娘居然財大氣粗的壓了她一頭，真氣人，人家的爹娘怎麼就這麼寵愛女兒？也不怕把家裡搬空了。

許氏跟在她身旁，將她的表情全看在眼裡，笑問道：「二嫂在想什麼呢？」天色暗了，就懶得掩飾自己嫉妒的嘴臉？世子大婚，到處燈火通明呢！

杜氏呵呵笑道：「俗話說『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』，但是看大嫂的嫁妝，一輩子都吃穿不愁了，世子豈不英雄無用武之地？」只差沒說世子可以直接吃軟飯了。

許氏微訝道：「二嫂說笑了！二嫂的嫁妝也夠妳嚼用，不怕餓肚子，但每個月你們那房的用度不也送到二嫂手上嗎？當然，致和院的用度也不例外。」公中給的銀兩是固定的，女子的嫁妝多用在補貼兒女身上。

杜氏對許氏是話不投機半句多，轉頭拉了自家妹妹杜澄香去坐席。

許氏暗暗嗤笑一聲。這二嫂太照顧娘家，連親事都想幫著張羅，以為姊妹都嫁得好，她既有面子又能得到好處？小心偷雞不著蝕把米。

喜房內，丫鬟們服侍周清藍取下沉重的珠冠，淨了面，重新梳了一個流雲髻，插上一支金嵌紅寶石雙鸞點翠排簪，換了一身大紅色雲錦裙裳，優雅地坐到小圓桌前，姜武墨安排的人已送來好剋化的桂圓蓮子甜粥、紅棗雞茸蔬菜粥和六碟小菜、六碟點心。

周清藍覺得疲累又緊張，沒什麼胃口，夫家的體貼讓她放鬆了些，隨意用了些粥菜，便撤下去讓丫鬟們吃。

「奶娘，我想爹娘了。」她習慣了跟爹娘一起用膳，都不用丫鬟佈菜，一張包公臉的爹爹很清楚她愛吃什麼，和溫柔的娘親爭著給她夾菜。

「小姐……啊、不，如今小姐可是長興侯府的大奶奶了，必須改口才是。」薛嬤嬤的笑容極包容極寵溺，「小姐長大了，總是要嫁人，老爺和夫人也是千萬個捨不得，老奴比老爺夫人幸運多了，可以一直服侍小姐、陪伴小姐。」

茶心和茉心也一起笑道：「奴婢也是。」

茉心又道：「嬤嬤不是說要改口嗎？還一口一個小姐。」

薛嬤嬤目光溫柔，「怕小姐不習慣，明日再改口吧，沒有人比小姐更重要了。」

在薛嬤嬤的耳提命面下，服侍周清藍的十二個大小丫鬟全都以見到小姐的笑容為最大使命，讓小姐笑不出來的人那就是敵人。

平嬤嬤站在角落看著，見怪不怪。她原是長興侯府的家生奴婢，在姜柔玉父母雙亡來投靠姜老夫人時，和另一個小丫頭被指給姜柔玉做二等丫鬟，幾年後隨姜柔玉嫁到周家，在周家成親生子，由平安媳婦到如今成了平嬤嬤。

小姜氏被扶正，她也受到重用，自從聖旨賜婚下來，她很快被調到多福院，她一家人的賣身契都給了三小姐，作為陪房跟著三小姐嫁到長興侯府。

平嬾嬾沒有任何不滿，她明白小姜氏希望她成為周清藍的助力，因為她的親人好些個都還在長興侯府，下人之間的關係網不可小覷，能夠幫助周清藍和陪嫁過來的人很快融入這個大家庭。

平嬾嬾相信自己很快便能證明自己的重要性。

到了二更天，姜武墨才帶著梳洗過的清爽進新房。

眾人忙給他請安，他揮揮手，薛嬾嬾帶人退出內室，貼心地關上了房門。

新郎新娘坐在喜床上，他用他那雙黑玉般的眼眸囚住她。

周清藍紅著臉看他，「大表哥，世子爺……」要怎麼稱呼這有點陌生的熟人呢？

姜武墨溫然含笑，只覺得一顆心溫軟如水。「妳可以叫我阿墨，我叫妳阿寶。」

「私底下叫嗎？」

「阿寶真聰明。」姜武墨不吝惜用微笑化解她的緊張，清雋的嗓音如磁石哄著她，

「別怕，我們先說說話。」

他輕輕抬手撫過她的眉眼，「得知阿寶將成為我的新娘，我內心竊喜，又很惶恐。

我比妳足足大了十二歲，要如何保養身子骨才能與妳白首偕老呢？不怕妳笑話，我作夢都想跟自己的妻子活到白髮蒼蒼。」

他的手掌很溫暖，有種安定人心的力量。

「阿墨表哥……」

「阿寶一定能活到很老很老，妳可以什麼都不會，只要妳活著陪我就好。」姜武墨將她的手舉起來送到唇邊，輕輕吻了一下。

周清藍忍不住顫了顫，強壓著羞澀，衝他微微一笑。

她望著他，眼睛笑成彎月，「我會做你的好妻子，也會陪你到老，我爹說皇上最英明了，聖旨賜婚一定是佳偶天成，白首到老。」

姜武墨幸福地輕笑，「那是，皇上最英明了。」

他毫不猶豫的肯定皇上的英明賜婚，珍重而期許著。

「結髮為夫婦，恩愛兩不疑。」他用溫柔的眸光困住她，「清藍，我真歡喜。」

軟玉溫香抱入懷，他眸光閃爍，心跳奔騰。

紅燭高照，人影成雙，幽情若夢，一室的春光正旖旎。